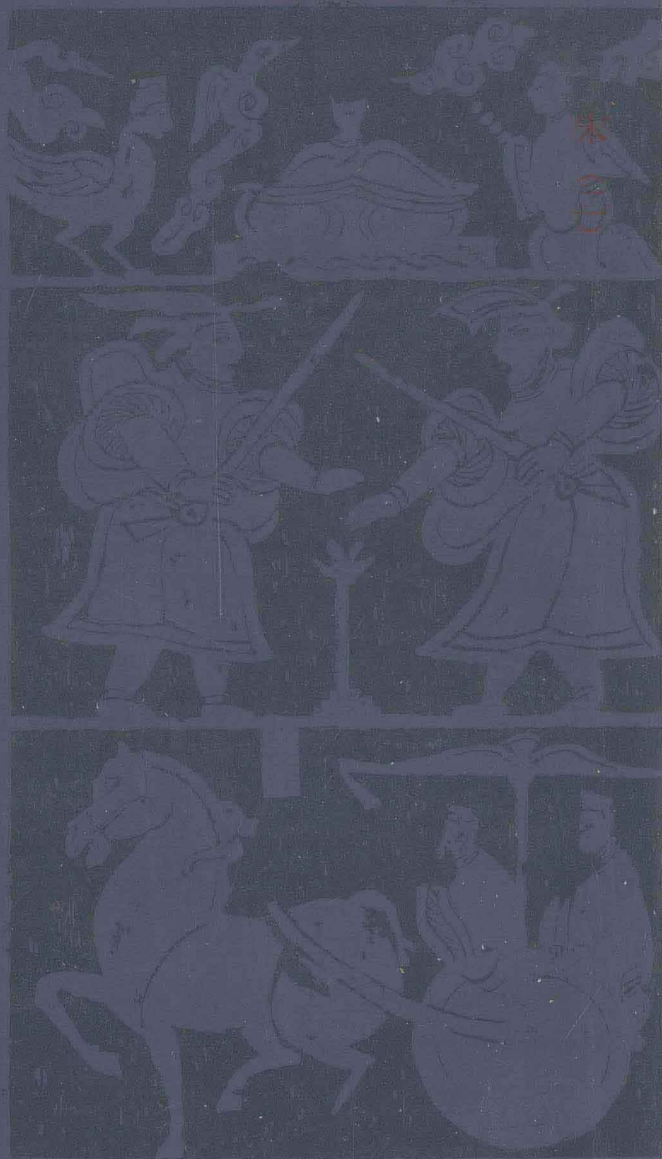


歷代小說筆記選



江畬經編輯

歷代小說筆記選

宋(二)

上海書店

历代小说笔记选

(宋)

江畚经编辑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2 3/8

1983年8月第一版 198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4000

J56·1 二册定价 2.55元

猗覺寮雜記

宋朱翌

舞馬既登牀。人皆謂馬舞牀上。樂天雜錄云。有馬舞者。櫛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躡蹄皆應節。是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唐子西作舞馬行云。天寶舞馬四百蹄。綵牀躡步不點泥。誤矣。魏志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王世。得大宛紫騮馬一匹。教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是知馬可教以舞。不獨唐也。躡蹄疑是躡蹠。

蛟龍得雲雨有二。劉元海傳云。晉武用李熹之說。以元海平涼州。孔珣曰。元海若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爾。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吳周瑜傳。劉備借荊州。瑜請築館於吳。多具美女珍玩。以娛其心。志云云。今不知出此。猥以土地資業之。臣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唐人重端石硯。見劉夢得謝唐秀才惠端州紫石硯云。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踏天磨劍割紫雲。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紫。山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貯水處有赤白黃點。世謂鸛鵲眼。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相硯之法。盡於此。李賀青花紫石硯者。蓋硯之上品也。東坡論許敬宗硯云。是端石。敬宗高宗時人。則唐重此硯。其來久矣。魏道輔東軒筆錄。記端硯三坑石甚詳。

東坡云。此生有味在三餘。用董邁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爲閒暇無事時也。人有疑陰

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以讀書。余嘗驗之。

京師以探刺者爲覷步。唐有此語。強梁御史人覷步。安得夜開沽酒戶。

唐國忌禁用刑作樂。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依前不得花前醉。皆元微之詩。禁作樂。今猶唐也。禁刑之令弛矣。

坡云。刺舌君今宜自戒。炙眉我亦更何辭。炙眉見晉郭舒傳。王澄以舒爲狂。使人掐鼻炙眉頭。刺舌見隋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戒以口過。坡平生以語言得禍。故畏如此。

坡云。宜蠶使汝爾如蠶。述異記云。園客種五色香草。有五色蛾集其上。蠶時。有一女來養蠶。得爾百二十枚。大如蠶。女與客俱仙去。

坡曰。玉骨何勞獼髓醫。拾遺記。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傷鄧夫人頰。醫曰。得白獼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

坡云。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弔。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先生生而不邪。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爲謐。妻曰。謐曰。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盡形。何以謐爲。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辭不爲。是有餘貴。君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謐爲康。不亦宜乎。魏書。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爾。

坡云留連一物吾過矣。北史盧思道謂王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答曰。云云。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

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元云。醉摘櫻桃投小玉。義梳叢髻舞曹婆。

親家翁。開素鵲填河。皆俗語。白樂天用俗語爲多。贈皇甫郎中親家翁詩。晚接嘉姻不失親。又云。月終齋滿誰開素。須記奇章置一筵。又云。禿似鵲填河。

古酒餅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夢得云。酒每傾三雅。

太白云。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見漢武故事。武帝四歲。長主抱著膝上。問曰。阿嬌好否。對曰好。若得阿嬌爲婦。當作黃金屋貯之。乃定昏。

唐子西作溫泉記。其下未必有硫黃。以爲水受性本然。李賀云。華清宮中礬石湯。以此觀之。泉之溫。其下必有硫黃礬石之類無疑。

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多不知爲何等魚。考之乃鰕也。廣韻注。鰕巨口細鱗。山海經云。鰕巨口細鱗。有斑彩。以是知東坡一言一句無所苟也。

東坡笑笑先生贊。竹亦得風。天然而笑。世皆以天爲天然。非也。說文笑字。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

武后見賂賓王爲徐敬業作檄。讀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李襲吉爲李克用與梁書。朱全忠讀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踐蹂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文章號令。豈可不擇人。李德裕勿以子孫之謀。而存輔車之勢。三鎮凜凜。不敢結連。封敕傷

居爾體。痛在朕躬。將士爲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於長槍大劍如此。

王介甫云。有周公之功。則可用天子之禮樂。是以爲周公無恙時所用也。以傳考之。周公死之後。成王方賜之。獨用於周公之廟祭祀爾。使周公無恙。必不敢當此。周公以四國流言甚畏懼。詩書所載詳矣。卒不失其聖。如狼跋之美。其後四國之君。相繼誅滅。使生而偃然乘天子旌旗。用天子禮樂。豈不慮流言復起乎。成王雖曰報周公之功。加厚如此。不知天子禮樂。豈可假人。使周公有靈。必不享也。適所以敗魯之後。僭竊之禍。八佾之舞。雍之徹。泰山之旅。皆自此起矣。是則成王之過也。

東坡月石研銘。石宛宛兮黑白。月法苑珠林。西方有一月。分白黑。一日至十五爲白。十六至三十爲黑。世號贅婿爲布袋。多不曉其義。如入布袋。氣不得出。頃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篙人問其徒云。如何入舍婿謂之布袋。衆無語。忽一人曰。語訛也。謂之補代。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婿以補其世代。爾此言絕有理。

後周宣帝。每捶人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五代劉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隨年數杖之。謂之隨年杖。

三代之禮。不可行於今。簋豆簠簋。冠冕裳幅。姑存古制而已。不可廢也。有一士人作喪禮。以遺一貴人。貴人出以示予曰。何如。予曰。考究禮文皆是。無可疑者。曰。可行乎。予曰。不可行。貴人曰。何爲不可行也。予曰。古人始死也。自屬纊至大小斂。陳尸之所皆有法。如哭泣之聲。弔問之位。皆有叙。殯於寢。五月七月之葬。三虞之祭。如此之類。皆於今不協。且如今之人家宅宇。安得如古之制。所謂寢。所謂堂。阼階賓階之類。向

南向北皆不合於古。又人家卜葬年月利不利。安能行百日虞祭。方荒迷哭泣。安能一一陳古禮。若暑月一夕之停。則有害矣。何暇論大斂小斂次序。且如有五兄弟。一爲公。一爲卿。一爲大夫士。一爲庶人。則禮從而不同。若使之各行其禮乎。若止推長者。或官高者行禮。則已不合於古矣。至於紼繹帷裳之具。畫象事之。與古人用尸一一不同。故不可行。貴人曰。然則古人何爲行得。予曰。惟古人能行。蓋古人於吉凶軍寶嘉五禮。未嘗頃刻廢也。此身此心。日夜往來乎規矩法度之中。故不以爲苦。今之人。吉凶軍寶嘉禮。未嘗少留意。忽一日家有變故。乃欲使之周旋於此。必已爲大苦矣。是以不能行也。荒迷之中。一旦強之。必有可笑。此事又不可預使之習儀。且男子行之可也。婦人女子如之何。一旦倉卒喻之。使如禮乎。然則有可行者。曰無所不用其至。與夫哀而止耳。此則人人可責。不問賢愚貴賤。古與今也。若不誠於中。而區區泥古之文。非聖人意也。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由中之言也。沮渠羅仇。盧水胡人也。與其兄麴粥事呂光。光征河南。大敗。麴粥勸羅仇反攻之。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寧人負我。無我負人。遂爲光所殺。羅仇之言。可謂君子。卒不免死。世之小人。益以操言爲信。

何自苦如此。二呂后謂張良。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文君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自苦如此。

兄弟之妻相呼爲妯娌。見北史崔子愍傳。欲令姊妹爲妯娌。古呼爲娣姒。關中呼爲先後。先去聲。見漢郊祀志。長陵女子。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字也。

武后之還廬陵王。羣臣請之者多矣。后知天下不與己也。故卒還之。如張文琮之子錫吉。項李昭德。蘇安常輩。皆言之。惟狄仁傑言尤切中爾。其歸也。王及善密贊后。乞中宗出外以安羣心。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細腰物無雌者。皆取青蟲。教祝之。變成己子。古今以況乞子爲螟蛉。爾雅蠋蟥陶隱居注云。銜泥於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仍塞口。以候其子爲糧。已破變爲己子之說矣。蜀本草注云。有人俟其封穴了。壞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上。則陶注爲不疑。

張曲江論牛仙客不可爲尙書。明皇乃用。以爲宰相。旣用之後。知時議不歸。乘間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將用康譽。蓋恚言也。方帝欲相崔隱甫也。謂隱甫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明皇遂張曲江。而用仙客。一時徧忿。猶可恕。旣相之。而知不爲人所與。又恐天下皆欺己。且問力士。素所親信者。力士亦不以爲然。及兩語隱甫。而隱甫寧不相。不肯一見仙客。可以悟而不悟。唐之治亂。自此方分。

勸人以殺不可也。然五王不殺武三思。唐室再壞。五王皆死其手。王重榮不殺朱全忠。遂滅唐室。而重榮爲所圖。絕其嗣。孫堅勸張溫殺董卓。溫不聽。漢室破壞。而溫亦不免。

魯直蘭說。一幹一花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香不足者。蕙。此魯直自以意分蘭蕙也。然蕙自是零陵香。本草陳藏器云。零陵香即薰草。一名蕙。其言梔子爲薝蔔。則出酉陽雜俎。可信不疑。

張文瓘相高宗。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減節以自取名。張鑑德宗時。以兩河用兵。詔省御饌。因奏減堂餐錢。時不同。二公皆是也。

壻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

婦人書稱兒不名。陳平傳呂后云。兒婦人口不可信。然兒與女對。恐非婦人之稱。猶婦人稱奴。奴與婢對。廣中女子皆稱婢。男子稱奴似爲當。

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闍人少之。乃金錢也。唐嶺南首領馮子猷入朝。太宗問將金錢幾許。來曰一錠。上嫌少。乃一錠船也。見朝野僉載。新書曰載金一舸。僧珍若添一金字。馮若云一船。則不嫌矣。

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妄發。成帝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武帝之怒。不如文成之謙也。

公卿家譜。多古之賢者。不肖者皆去之。馬總自謂伏波之裔。建銅柱於安南。以著其美。郭崇韜自謂子儀之後。上子儀冢哭之。

高宗時。薛仁貴擊突厥。兀珍於雲州。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永泰中。郭子儀出入陣中。回紇怪問。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令公卽世。故吾從以來云云。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免胄見其大酋。皆下馬拜。以是知威望宿將。國之長城。虜一見二公而去。豈不賢於百戰百勝之師乎。

伍胥自郢走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胥之急。乃渡胥。旣渡。解其劍曰。此劍值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粟五百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陳平亡楚。渡河。船人見其獨行。疑其亡將。

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漁父何其賢。船人何其無狀也。

病者多疑。漢高遣樊噲攻盧縮。既行人。有惡短噲者。帝曰。噲見吾病。乃冀吾死爾。命陳平至軍斬噲。武帝幸鼎湖。病久已而即起。幸甘泉宮。道不治。怒曰。義縱以我爲不行此道耶。銜之後。卒棄市。上官桀爲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怒。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桀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上。以爲忠。三人事相類。噲幾不免。縱卒死。桀見謂忠。亦繫乎幸不幸爾。然桀之對諛也。

勾踐賂太宰嚭。求和於吳。卒滅吳。乃誅嚭。以不忠於君。而外之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漢高與楚戰。丁公窘高祖。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戾哉。丁公引兵還平楚。丁公上謁。乃斬丁公以徇。以不忠於主。使人臣無傲丁公。此二事可以爲賣國無狀者之戒。

紀信乘漢王車以紿楚。卒免漢王於難。春秋時亦有此。定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公羊成二年。晉師還齊侯。還繞也。晉卻克投戟。遂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斫。於是斫逢丑父。

王衍見錢曰。阿堵物。阿堵如言阿底。衍口不言錢。故云。今人遂謂錢爲阿堵物。知晉宋間人。用阿堵語甚多。如傳神寫照。在阿堵中。殷中軍見佛經云。理應在阿堵上。謝安云。何須壁後著阿堵輩。

元狩四年。衛青擊匈奴。李廣請行。武帝以爲老不許。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青乃令廣出東道。道少回遠。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其後失道後。大將軍乃責廣之幕府上簿。致廣自殺。始廣欲居前。青旣不聽。以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固遣之。旣受上指。毋使廣當單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真人奴也哉。宜乎廣子敢恨殺其父。擊傷青也。

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李廣之子敢。武帝又爲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旣已自欺。又爲人欺。何也。

治生仕宦。自是兩途。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貲爲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游梁。數歲而歸。則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此。不獨今也。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爲趙王倫長史。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南史陰鏗飲。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禽鏗。行觴者救之得免。嗚呼。一觴一櫛。心或有吝。人情所在。死生繫焉。以是知桑下之餓夫。淮南之守卒。効力於患難之際。不誣矣。

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帝正色以爲佞人。譽樹一也。而宣子喜。太宗怒。亦繫幸不幸爾。

平子伐宮。取鄭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宋人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將以求霸。不亦難乎。今遠方猶殺人祭鬼。實二子啟之也。哀哉。

漢晉人葬多瘞錢。往往遭發掘之禍。如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後人偶掘地得錢。謂之掘著窖子。今之五銖。世謂之古老錢。皆漢所瘞者。唐鑒發掘之禍。易以楮錢。亡者之幸也。李景讓始貧。治牆得積錢。童僕奔告。其母鄭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及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命閉坎。賢哉此母也。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虞卿未嘗與遊。悉所齎助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人。以未葬其先爲言。孰不憐之。虞卿知有陳商。而元振不問其人名氏。此尤甚難。然元振固是偉人。虞卿牛李黨中魁桀。亦能如此。亦可喜也。范文正公使忠宣公往吳中取麥數百石。忠宣道遇石延年告貧。盡以與之。旣歸。文正問道中所見曰。石貧無以葬。文正曰。何不以麥與之。忠宣曰。與之矣。父子所見。若合符契。此其名德之重。爲不可企及者。

明皇講武驪山。唐紹坐失軍。當斬。引置囂下。左右冀其少貸。金吾李邕。遽傳詔斬之。帝甚悔。見本傳。郭元振傳。元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囂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乃赦死。流新州。驪山講武。蓋爲戲爾。何乃以小失斬近臣。紹獨無救者卒死。可謂不幸矣。然李邕奴才。豈不能小待以俟覆奏乎。紹庶幾不死。

搜神記。周犢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憐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乃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財以逃。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其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自是所向失利。遂貧如故。此與尉遲敬德錢何異。富可妄求乎。雖天帝

不能易貧爲富也。然則富貴在天之說。亦可疑已。見張平子思元賦注。

世俗以正五九月初到官者不眎事。避之甚無謂也。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高祖武德中。因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士多避之。以方鎮眎事之初。須大饗將校。旣禁屠宰。而饗士之禮不可廢也。故多不用此三月。今州郡雖帥府皆非古之方鎮。比視事之初。未嘗大饗士。又本朝於此三月。無屠宰之禁。則視事何爲而不可。若州縣官又何疑焉。在朝職事官除授。有令日下供職。亦未聞有敢避者。何獨在外乃忌哉。

死馬醫。自唐已有此語。傳燈錄。雲門舉揚亦用此語。其初出郭璞傳。有主人良馬死者。璞教令一人東行。遇林木。以杖擊之。得一物如猿。持歸。見馬死。即吹其鼻。少頃活。故養馬家多畜猴爲無馬疫。世俗無可奈何。尙欲救之者。謂之死馬醫。

附子。鳥頭。天雄。一種也。蜀人以小者爲鳥頭。中者爲附子。大者爲天雄。按廣雅云。附子一歲曰薊子。二歲曰烏喙。三歲曰附子。四歲曰烏頭。五歲曰天雄。則是烏頭比附子加一歲矣。不得爲小也。見廣雅薊字注。蕭音側。

史記魏相傳。載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時會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君皆相代爲相。唐方技傳載。張憬藏善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遊。憬藏曰。三人皆宰相。姚最貴已而果然。高智周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游揚州。石仲覽傳。舍引以見相工。工曰。四人皆宰相也。石氏不及見焉。來早貴而末塗屯躓。高晚達最壽。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後皆如相工。

言東齋記事載本朝張鄧公寇萊公張齊賢王隨同詣卜肆卜者驚以爲皆宰相亦何見之明也韓莊敏少時與吳冲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舖二人推莊敏先看命云己未七月九日生禹玉驚云怎早知玆命莊敏云此是某命又云甚時莊敏云寅時禹玉云某是午時天祿皆云極貴寅時者不作員外郎莊敏便作御史丞臺爲司封郎中不作員外郎三人皆宰相見韓莊敏遺事

世以射一箭爲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爲一發一發五靶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退之作薛助教誌云三發連三中的亦誤也

俗以富爲鄒不知何義亦不知用何字頃在泗上見一老書生云俗子相與爲隱爾富而好禮孰爲鄒人之子知禮乎是富而不知禮也此說亦可取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濞因此反宋伐曹戰於乘邱魯生虜宋南宮萬宋人請萬歸其後宋濬公與萬獵因博爭行濬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濬公子蒙澤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勾踐叱之軻遁去博所以爲樂殺人召禍如此戲事可戒也夫

曹操召禰衡爲鼓史云云吏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相衣裸身而立徐衣岑牟單綬而著之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世說齊王問爲大司馬嵇紹爲侍中因會萬旗等曰侍中善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不受曰不以先生之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旗等不自得而退二事相類然禰衡之狂不若紹之從容也

賈誼云。人主之行異布衣。後漢董宣爲洛陽令。殺湖陽公主蒼頭。光武大怒。召宣欲殺之。云云。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文帝却千里馬不受。光武以千里馬駕鼓車。却而不受。馬猶得以盡其材。以駕鼓車。則抑之甚矣。馬何罪哉。光武之矯。不若文帝之誠。

世多用陽春白雪爲寡。和本處云。陽春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十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則是陽春白雪。未爲寡。和引商刻羽。乃爲寡。和也。

男曰人臣。女曰人妾。臣對君上之稱。男女之別也。今婦人奏狀。則曰臣妾某氏。是以婦人兼男子之稱也。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自漢以前。婦人皆稱妾。如妾得無從坐。奈何妾薄命之類。是也。兼臣妾而言。不知起何代。古者婦人女子亦有名字。如孟光字德曜。曹昭字惠班之類。是也。其自稱也。亦以名。如曹大家上書曰。妾昭之類。是也。一例稱奴。起於近代。

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親皆絕迹。不敢問疾。恐相染也。藥餌食飲。無人主張。往往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命也。何畏焉。使可避而免。則世無死者矣。然此事其來已久。晉王彪之傳云。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國家且如此。况民間乎。此令一下。至今成風。不仁哉。人臣仕於朝。其可一日不見君。謨謀輔弼之臣。使百日不入見。其爲國也。亦疎矣哉。

東坡黃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生。至今膾炙人。

口。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

第五倫守會稽。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州郡禁屠牛。始於此。晉元帝時。丁潭書云。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朝廷禁屠牛。始於此。

唐宰相開延英時。皆坐論事。今常朝奏事立語而退。非謝辭賜宴。未嘗坐也。

勢利所在。雖死不忘。賢者猶不免。況餘人乎。廉頗善飯。馬援據鞍饜饕。李靖雖老。尙堪一行。皆爲是也。

後漢載封爲西華令。大旱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雨。涼輔爲廣漢掾。太守禱雨連日。無所得。輔自暴庭中。祝曰。云云。輔今敢自祈禱。積薪聚茅。自環發火。其旁將自焚。未及日中。澍雨沾足。近世浮屠氏多爲自焚祈雨。以惑人。不知自古士大夫已如此。不可專罪浮屠也。

世傳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告行耶。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耶。曰。不然。然則何爲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兩便。令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予來嶺表。見一歲三蠶。蓋冬桑不凋。故蠶可養。十月盡猶簇繭。則知尉之策未必不善。而令之笑止。可行于中原。古有冰蠶。唐尹思正刺青州。蠶四熟。以是觀之。不必專在春夏之交也。

范滂等非許時政。太學生爭慕之。申屠蟠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